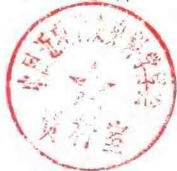


77.08

蓬溪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14

新編

政协四川省蓬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編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印

1990/10

蓬溪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政协四川省蓬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印

蓬溪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国营四川省蓬溪县印刷厂承印
787×1092毫米 32开 字数101250
印数1——500册

※内部资料※ 蓬文准(89)字第012号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印

蓬溪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目 录

解放军初到蓬溪城·····	刘世悌 (1)
解放蓬溪的前前后后·····	陈大江 (5)
建立板桥乡游击队·····	(6)
治安委员会与解放委员会·····	(9)
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	(9)
建立明月区的乡村政权·····	(11)
蓬南平暴综述·····	唐圣刚 (13)
蓬南平暴地形示意图·····	(18—19)
蓬南平暴的片断回忆·····	(19)
杜星斗·····	(19)
张隆康·····	(24)
杜 华 莫静安·····	(26)
赵长荣·····	(31)
唐启浩·····	(32)
潘瑞文·····	(33)
记研讨蓬南平暴专题会·····	蒋智广 (35)

蓬溪革命烈士碑墓·····	杨绪宁 (37)
蓬溪革命烈士纪念碑示意图·····	(40—41)
筹建蓬溪丝厂纪实·····	范福安 (41)
任隆区林业述略·····	蒲永忠 (45)
初期的文井农村供销合作社·····	陈德怀 (52)
蓬溪柑、桔 香飘五州·····	徐友中 钟云集 (60)
我亲历的反右倾运动·····	廖凯荣 (63)
我参加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姚天争 (68)
为祖国作育英材的张澜先生·····	吕光光 (72)
康乃尔在隆盛·····	郭福祚 (85)
郭友民二三事·····	欧朝宗 (88)
尹体乾轶事·····	秦 文 (93)
我的老师·····	王午西 (96)
敲马锣的手艺人·····	陈洪伦 (98)
一份采访笔录·····	王学文 (102)
国民党的“新政”·····	仲显荣 (104)
竞选工会理事长的闹剧·····	罗正渊 (113)
蓬莱人民的反压迫斗争·····	黄历久 (115)
清明会·····	朱绰然 (118)
蓬溪骡马会·····	陈 牧 (124)
一桩历史奇案·····	周洪儒 (127)
常乐场办学育才·····	胡延本 (130)

蓬溪城隍庙泥塑·····	刘新尧(134)
蓬溪仅存的一张七弦琴·····	岳立言(138)
七弦琴示意图·····	(139—140)
约稿敬简·····	(140)
征集文史资料纲目·····	(141)
文史资料的稿酬规定·····	(144)
读者来信选登·····	(146)
蓬溪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及工 作简则·····	(149)
蓬溪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副 主任、委员名单·····	(封三)

解放军初到蓬溪城

刘世悌

194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我住在蓬溪县中校我的父亲蓬中教师刘文郁处，亲眼看见蓬溪县城厢镇（今赤城镇）解放的一些情况，至今历历在目，现追述于下。

蓬溪解放的前夜

蓬溪县城是在1949年12月10日宣告解放的。在这前十多天，蓬溪县城的国民党当局行将崩溃。在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仍想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加紧进行反动宣传，胡说什么“共产党要共产共妻”呀，什么“解放军要杀尽有钱有势的人”呀等等，藉以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混淆视听，阻挡解放。一些听信谣言的人外出避难，一些未成年的儿女急于成婚。县景萧然，秩序紊乱。这些时日，溃军国民党二十军罗广文部，每天从早到晚，陆陆续续，途经蓬溪县城，向射洪县、西充县逃窜。蓬溪县中校、抗中校和许多居民家里，驻满国民党残军约2000多人，他们拉青壮年挑东西，抢劫商店里的熟食品，捉拿居民的鸡鸭，买东西不给钱，见漂亮的妇女就侮辱，肆意打人骂人。他们横行城乡整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许多居民，只得扶老携幼，到乡下去避难。一些公教人员、青年学生，也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内心惶惑，忐忑不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持观望态度，此时住蓬

中校的地下党员郭海涛等，收听了解放大军南下，解放西南的捷报，深知解放蓬溪的时日即将来临。他们满怀胜利信心，准备迎接蓬溪解放。这些时日，郭海涛等人，成天忙碌，组织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散发传单，搞宣传，传捷报，鼓士气，坚持与盘踞在蓬溪的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尽管，蓬溪县自卫大队长扬言：“蓬中校是共产党的窝子，蓬中教师不赶快离校，我们要用机关枪来扫射、剿灭。”在敌人威慑、恐吓面前，郭海涛和进步教师等，仍镇定自若，坚信国民党已自顾不暇，不敢铤而走险。他们依然住在蓬中校，沉着应付，以迎接蓬溪解放的到来。蓬溪解放的前夜，由于地下党员郭海涛等领导有方，措施得力，蓬溪城没有出现大的乱子，农民照常赶场，多数商店照常营业。

解放军来到蓬溪城

1949年12月10日上午9时，一位同学来蓬中校，向我父亲报信，说驻在中河街的国民党军队已朝射洪县跑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已达南门外竹林桥（距城五华里）。我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我虽然阅读过共产党办的一些报刊杂志，如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等，对共产党有肤浅的了解，对人民解放军有好感，但我还没有亲眼看见过人民解放军，也不知解放军好到什么程度，很想去看一看。于是我马上和那位报信的同学一道，向南门口走去，刚到南门口，我看见几十个解放军，身着青布棉衣，端起冲锋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以急行军的速度，一部份登上钟鼓楼坡，一部分登上县中校后面的书案山，占领县城的制高点。我不能跟着他们爬上山去，

只站在堙口上注视一阵，便转身到北街去了。我看见北街上许多商店已停止营业，多数居民的门半开半掩，街上行人不多。上午11点钟，又拢了100多名解放军，他们身材高大，荷枪实弹，精神威武，步伐整齐，从南门入城，经北街，向下河街走去，听说他们是去追击国民党的残军的。街上居民亲眼看见两支解放军部队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与国民党败军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许多怕解放军的人开始解除顾虑了，关上门的商店又开门营业了，藏在家里的人也纷纷走上街头看热闹了，街上的人逐渐多起来了。

下午三点钟，我又去南街看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刚到南门口，见几百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开进城来了。解放军官兵穿着一致，指挥员持手枪带队，战士们扛着步枪或轻机枪，背着背包，列队前进。高大的骡马，驮着迫击炮，重机枪，紧随其后。队列整齐，脚步声喊嚓、喊嚓，氛围严肃，似天兵天将到来。沿街群众，自发形成队列，夹道欢迎，掌声如雷，口号声不绝。我在欢迎解放军的人群中，激动得流下眼泪。我不禁赞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真是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啊！”解放军进城后，分驻各地。我跟随一支部队，走到衙门口（今县委招待所大门口），那里街道很窄，且不整洁。解放军一到这里，指挥员说声原地休息，他们一屁股就坐在街道两边街檐上。周围的居民，请他们到家里坐，他们婉言谢绝；给他们送来凳子，他们连声“谢谢”，坐后一一归还；给他们送去开水，他们高兴地上前接过去，并一定要付出开水费，居民再三拒绝，他们也不答应。一簇簇的人群围拢来了，都投以敬慕的目光，注视着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指导员对身边的人群说：“我们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调戏妇女。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民打江山求解放的工农子弟兵。”大家听到他的话，感到新鲜，对解放军倍感亲切。休息一会，解放军到北街商店买东西，态度和藹，照价付款，店员不收他支付的人民币，他就给银元或铜元，临走还说声“谢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纪良好，礼貌待人，一到县城，就象亲人到来，瞬间，军队和老百姓亲如一家，群众敬仰解放军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原来那些怕解放军的恐怖心理，那些诬蔑解放军为非作歹、干尽坏事的种种谣言，无须披露，也就灰飞烟灭了；一些离开城厢镇“避难”的人，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城里恢复了正常秩序。

庆祝蓬溪解放大会

1949年12月11日上午，在蓬溪县中校后操场上，召开庆祝蓬溪解放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有：县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县自卫队的官兵、学校、机关团体的公教人员、县城居民和城郊农民，共计数千人。他们穿上节日盛装，敲锣打鼓，手持写上标语的小旗，喜气洋洋地进入会场。会场上群众云集，秩序井然。地下党员郭海涛、陈大江主持大会。大会开始，蓬溪县治安委员会负责人作了简短的讲话，便欢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张团长讲话，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张团长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解放全国了！解放军进入四川，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重庆，紧接着解放了蓬溪。国民党军一败涂地，四处溃逃，我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穷追猛打，夺取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他号召全

县工人农民、各界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团结一致，以实际行动庆祝蓬溪解放，迎接蓬溪红色政权的诞生，还给一小撮阶级敌人指明出路。他宣布，在红色政权尚未诞生前由蓬溪县治安委员会主持蓬溪县政事务。张团长话音刚落，整个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海啸般的口号声，震天响的锣鼓声，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真是热闹非凡。张团长的话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给人启迪，令人鼓舞。我参加了庆祝大会，便兴致勃勃地走上北街、中河街，看见大街小巷贴满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农团结起来！”还贴有油印的文件：《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许多人念着标语，许多人默读文件，一个个心领神会，喜形于色。一连几天，都有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蓬溪解放，欢庆自己获得新生！

无数同志艰苦卓绝，流血牺牲换来的蓬溪解放，亘古未有的蓬溪解放，距今已四十一年了，我不能忘却，我永远也不能忘却！

（1990年8月1日）

解放蓬溪的前前后后

陈 大 江

四十年前，我亲身参加了解放蓬溪的战斗和建立蓬溪县人民政权的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建立板桥乡游击队

1949年冬，党组织决定我在蓬溪的文井、槐花、板桥、常乐、明月等乡开展游击队工作。上有王子度、杨俊、姚作宗等同志指导，下面与我联系的同志有文井乡的贾毅（党员）、教师吕由义、王午西，槐花乡的牟体泉、李德均，明月乡的曾夏林、唐伟周，常乐乡的全泽修（党员），陈震（党员）、李吉根，板桥乡的陈叔举（党员）、张茂琴等，我们经常一起商量工作。张茂琴负责“方生社”的工作。板桥乡党支部的向廷湘与我有联系。这年十月，重庆解放了，还有解放军从城口、万源入川，蓬溪县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其官吏大肆搜括民财，伺机潜逃，人心大乱。城乡溃兵散卒，四处抢劫，人民生产生活，全无保障。遂宁解放后，上级领导忙于专区工作，与我失掉联系。县城“方生社”成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联系面广，能力较大。当时唯一信息，靠“方生社”告知。他们送来《约法八章》的布告和国旗党旗的图样，并通知11月21日解放军要来蓬溪，这使我非常高兴。21日槐花乡逢场，这天早上我同向廷湘、郭明钦、蒋春辉、邓志荣等九人，各带短枪一支，去槐花乡会牟体泉同志，筹划提取槐花乡公所的武器。吃午饭时，报知国民党军队来了，我们感到很突然，为何不是解放军反而是“国军”呢？由于情况不明，我们马上赶回板桥乡，行至浮而函，见一队国民党溃军从柏树堰下来了。我们带有枪，立即改道从黄连湾三清庙上山。附近青壮年农民，也奔上山头了。溃军到沿大路旁的农家捕捉鸡鸭，吊在枪杆上，扬长而去。山头农民，见家里的鸡鸭被捉，骂不绝口。到下午四

点，溃军才陆陆续续地过完，大概有一团多人，从皂梯垭山麓农家开始驻扎，一直驻到槐花街上。我们摸不清山下溃军的情况，看看天晚，决定抄小道回到板桥乡的后山上。时天漆黑，看不见街上人行动，也不知街上是否驻有溃军，但必须摸清街上的情况。商量很久，最后我提议，只能让我去，街上每家我都熟，我进入谁家都不会受阻挡，万一溃军抓住我，也不会叫我这个近视眼去当兵，充其量担担军用行李。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我把枪交给他们，下山到街上去。刚进场口，碰着乡公所警丁蔡天爵，他说：“陈老师，解放军来了，你赶快去通知居民，点起灯，不要怕。”我问：“解放军象啥样子，现在何处？”蔡说：“解放军头戴八角帽，身穿黑色军装，背着括括枪，现驻乡公所。”我去乡公所一看，方知解放军向柏树垭方向去了，我马上叫山上的同志下来，告知解放军来临，大家非常高兴。我立即派三位同志去柏树垭，向解放军告知敌情，并送去茶水。解放军十多人怀抱着枪弹，背靠背地坐在柏树垭地上，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天刚亮，解放军一声枪响，“国军”逃之夭夭，他们饭未熟，鸡还生，一听枪响，竟望风逃走了。这逃走的“国军”据说是杨森的两个团，在南充被解放军打垮了，解放军是从南充追过来的。第二天，板桥乡支部的地下党员，在我家吃了早饭，一起上街，贴解放军给的《约法八章》布告和迎接解放军的标语，按图样制出第一面五星红旗，这下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地下党员扬眉吐气，背上短枪，可以公开地在大街上走了。街上铺门大部分是关着的，茶馆里吃茶的很多，非常热闹。当天下午，有个老年人背地对我说：“杨森的队伍马上要来，你们把标语扯了。你们青年人跑得快，

不要连累我们这些跑不动的人。”我们立刻辟谣，揭露敌人的造谣阴谋，但效果不大。23号早上，我们贴的标语全部不见了，人心慌乱，我们的阵脚不稳。原来别人摸不清哪些是地下党员，这下全亮相了，再不能转入“地下”了。于是板桥支部决定，在11保回龙寺成立了约30人的板桥乡游击队，三天后，进驻板桥中心学校，队长蒋春辉，向廷湘。我们认为南充县、遂宁都解放了，蓬溪是空城，于是决定扩大游击队，解放蓬溪县城。我们把槐、板、明、常和“方生社”的武装，共150余人，长短枪120余支，冲锋枪二支，全部集中到常乐中心小学。粮食由乡公所借支，菜金由盐场场务所在税款中借支。游击队员绝大部分是社会青年和学生，热情很高，但缺乏战斗经验，有的还不会用枪，人员较复杂，这时我才觉得未受过军事训练的队伍，根本不能作战，弄不好，可能还会出问题，并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简单。正在为难之际，获悉军阀罗均同潜逃至常乐（其妻系常乐全家的女儿），我们便决定连夜去全家捉拿罗均同，罗不在家，未捉住他，却在他老婆处搜出黄金37两多。黄金放何处？万一被土匪抢去，那就说不清楚了。最后我出面，把黄金交与常乐乡旧乡长胡昌厚，托他负责保存，当众出据点交。游击队的去向问题，没法解决，经研究决定由我去遂宁找组织联系，游击队暂住常乐等候安排。我立即起身到遂宁，见沿途公路上很多国民党军车，倒在公路两侧。到遂宁后，见大街上关门闭户，全城都是解放军，根本找不到党的领导人，我只好去问解放军。在“怡和”旅馆楼上，会见一个解放军教导员，他说，我们是作战部队，你去找军管会李林枝。我不认识李林枝，也不知道他的住地，到处是一座兵山，我到哪里去找呀。下午我串

到汽车站，忽然有人叫我，他是遂宁游击队员。他带我到北门外“维园”，会见了王子度、杨俊等同志，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我向他们汇报了情况，他们叫我吃饭、休息。第二天上午，杨俊同志对我说，派武装人员把黄金送回遂宁军管会。他发给我“川中游击纵队第二中队”的关防一枚和条戳一枚，叫我回常乐乡，将借用的粮食、税款，一律换成正式收据，收回墨据。我们游击队遂由常乐，经明月、大石，到遂宁灵泉寺集中，接受整编，不到蓬溪县城了。

治安委员会与解放委员会

1949年12月初，我和张茂琴同志离开游击队，到蓬溪治安委员会工作。治安委员会新成立，主任胡冠南，秘书组郭海涛、张茂琴，财务组仲显荣、陈大江，粮秣组姚介卿、杨达三，治安组姚桂五、吴让，宣传组郭熙倩、刘学尊，他们在城内都有各自的住地，我只能住在旧县府内，所以我是进入旧县府的第一人。我不了解情况，也没有正式办公地点。大约三天后，过境解放军的黄政委，在县中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蓬溪解放，表扬了地方人士筹备军粮，维护治安的成绩，指出了治安委员会的态度不鲜明，并宣布改为解放委员会。由于胡冠南年纪太大，我们一致推选罗绍暹任解放委员会主任，原治安委员会各组成员基本未动。12月20号，通知我到遂宁地干班学习。

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

遂宁地干班主任戈润生，第二队队长辛清碧，我是第二队组织干事，蒋喜国是宣传干事。学员集体生活，成天听报

告，读文件，学习紧张。一天晚上通知地下党员到原专署大礼堂与南下党员联欢，大家畅所欲言，令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们难忘的一个晚上。学习十天后，12月底的一天上午，王子度同志来地干班，通知李宗政、白朝阳、梁斌和我四人到原专署广场大楼，会见一位穿军装的领导，他就是李林枝政委。他动员我们同南下干部一起到蓬溪工作，并给我们一部整风文献，军管会给我们买了汽车票，第二天早上乘车到蓬溪，同车的有杨敏、王清琰、刘志青等县领导同志。由于公路烂，车速慢，上午十点我们才到大石桥，杨敏政委叫我们去通知大石乡公所准备军粮马料。我们未吃早饭，联系工作后，肚子很饿，幸好李宗政是大石人，他去借了半元钱，我们才去吃了饮食。到蓬溪县城时，快下午二点了，刘学尊前来接待县领导同志，积极为他们准备午饭，从此县政府伙食团成立了。第二天通知杨达三组织工人在县府内修建一座碉堡。

下午以杨敏为首的南下的县领导同志，由北街、东街，经上、中、下河街，到西街回县府，我们也随后跟从。他们从街上走过，沿街群众都争先恐后地看这些解放军，知道共产党的领导来了，人心安定。随即将上级任命的蓬溪县长杨敏、副县长王清琰的布告贴于县属各地。1950年1月5日，在县中校大操场上，召开蓬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各单位团体、机关学校、青年知识分子、街市居民，近两千人，云集会场，鼓乐齐鸣，放鞭炮，扭秧歌，欢呼蓬溪人民政府成立。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一切权力归人民政府。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蓬溪永远结束，解放委员会的历史使命，也宣告完成。当时县政府的组织机构是：县长杨敏，副县长王清琰，秘书郭海涛，民政科长刘志青，财粮科长刘英，收发许国

治，公安局长高凤藻。各部门正式开展工作后，我们组织原县政府旧科室人员学习，列出表现好的人员名单，送民政科审查分配工作。1950年1月10日，我奉命任明月区区长，伍廷秀任蓬莱区长，何长荣任任隆区长，其余新增人员到各区征粮。1950年春节后，上级派来的干部和培训的青年积极分子增多，进一步充实县级机构：刘孔庸任司法科长，王武林任建设科长，刘正宣任教育科长，王廷瑞任税务局长，高崇福任粮食公司经理，王新民任人民银行行长，向成珍任警卫营营长（县大队长）。为了加强领导，将大区划分为几个区：原来明月区划为城关、文井、明月、大石、鸣凤、康家六个区，原来的任隆区划为任隆、蓬南、集凤三个区，原来的蓬莱区划为隆盛、蓬莱、河边、象山四个区，即将原来的三个老区，划为十三个新区。县政权的建设初具规模，各部门逐步走上正轨，人民群众的思想安定。

建立明月区的乡村政权

1950年1月，我奉命任明月区长时，只有民政助理员王加惠和我二人到明月工作。明月区是新建区，没有区署所在地，我决定把区政府设在乡公所内，将明月乡公所迁至红溪宫庙内，建立伙食团，以开办经费购置厨具，规定大灶伙食。干部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三斤柴，三钱油，五分钱菜金。别人说我们是“干不干，一斤半”的干部。虽然我们生活待遇低，没有钱，但情绪很高。当时明月区的乡村政权，实际上还把持在旧乡保甲长手中，他们对区政府阳奉阴违，貌合神离。减租退押时，我家首先带头减退，推动区乡减退工作。征粮主要是向大户征，从而表扬积极交粮